Kenyon College

Digital Kenyon: Research, Scholarship, and Creative Exchange

Zhou Documents

1993

Artist Note: Some Notes about my (HU JianPing) Works in Exhibitions

Jian-Ping HU 胡建平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digital.kenyon.edu/zhoudocs

Recommended Citation
HU 胡建平, Jian-Ping, "Artist Note: Some Notes about my (HU JianPing) Works in Exhibitions" (1993). *Zhou Documents*. 124.
https://digital.kenyon.edu/zhoudocs/124

This Artist Note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Digital Kenyon: Research, Scholarship, and Creative Exchange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Zhou Document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Kenyon: Research, Scholarship, and Creative Exchange. For more information, please contact noltj@kenyon.edu.

“行列”——胡建平作品展前言（1993年11月中国上海）

关于作品的几点提示

——胡建平

我们反抗所带来的损害和痛苦，恰恰就是我们所受到的压抑的广度和深度。

狂热的爱是一种净化的力量，它能够对抗污秽的世界，腐朽的社会。

——米兰·昆德拉

【提示一】“红色的人”是对我所关注的历史上曾有过的几次大动荡时期，人类盲目热情行为的抽象概括。通过有若舞蹈的肢体语言来传达这种激情的疯狂，这种疯狂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几次大悲剧，也曾使我常感到困惑不解。在今天我设想是否也同样蹈入了另一种形态的“困惑”、“疯狂”中而又不能自拔呢？我们正在从事的艺术活动是否已在恪守某种原则的约定，依附于政治、商业或某种理论等种种“非我的”不自由的东西，而为其献身，白白地消耗我们的生命，在被利用和欺骗。听信别人的预言，还是用自已的感觉去发现，当你从这种“困惑”中醒来，你是否还能问心无愧地继续你的艺术追求，或仅把它沦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技能。

【提示二】是否需要一种标准来审判我们的艺术，甚至包括我们的生活价值。这个问题显得很过时，可能会被人不屑一顾。我认为它绝非仅是哲学理论家或宗教道德家的课题，也并非是一种流行的时尚，而是每一个有知有灵的人所面临而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，这也是作为他存在的证据。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所有行为，是和从事艺术创作这样活动的价值是同等的。从事艺术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但它也许是最严苛的方式之一。今日的艺术，有过份情欲化、“媚俗”的趋势，譬如人体，米开朗基罗画的是一种精神的化身，而非情欲的挑逗，我

以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态度，我们的时代正因为缺乏这样的艺术而失衡，隐含某种危险。我理解艺术有如拳击比赛，稍有虚浮和软弱的表现，就会被重重地击倒在地。

【提示三】目前我们的艺术仍较多地滞留在画室这一现場，艺术家或多或少象个“隐士”，似乎生活在一个和社会大众相平行的空间里，即使名为“波普”的艺术也只是偶而在画展、画册上露面。人们会随意地走进一家陌生的商店，但不会无故地走进美术馆，更绝少来到我们的画室。绘画等造形艺术难以象今天的摇滚乐那样激荡人心。走出画室，这是我的第一愿望，将这些作品布置在街头和居民住宅区，和人们不期而遇，这种无法躲避的相遇的主动性是我作品的一种需求。今天我们的街市上触目皆是各种商业广告，其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，但没有人能为艺术尽一点宣传的义务，我们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窒息。所以我的观众是所有的人，热爱艺术的或抱有偏见的。我把自已看作是波依斯“社会雕塑”的信徒，今天有人会说这也过时了，未免太理想化了、乌托邦了，但试想如果人类没有飞的欲望，也就永远造不出能飞的飞机来。

【提示四】绘制这种可流动、搬迁的“纸壁画”选用廉价的纸，是因为它是符合我目前经济状况的“节约”原则，也是我目前心智最真实的写照。它制作简便快捷，可以迅速有效地直接“占领”各个場所，闯入人们的生活，这种对环境不掩饰和不加修饰的侵扰，近乎蛮不讲理。它们不是为某一环境特定制作，而是适合于一切环境的（当然也包括居室、展厅那样的室内空间）。在进行布置时也没有事先的设计安排，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即兴组合。它们在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流浪、徘徊，也是对灰色、没有生气的背景的改造，使得它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激情、骚动，或庄严的神圣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

關於作品的幾點提示

胡建平

胡建平
1962 年生於上海，現為教師。

我們反抗所帶來的損害和痛苦，恰恰就是我們所受到的壓抑的廣度和深度。

狂熱的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，它能夠對抗污穢的世界、腐朽的社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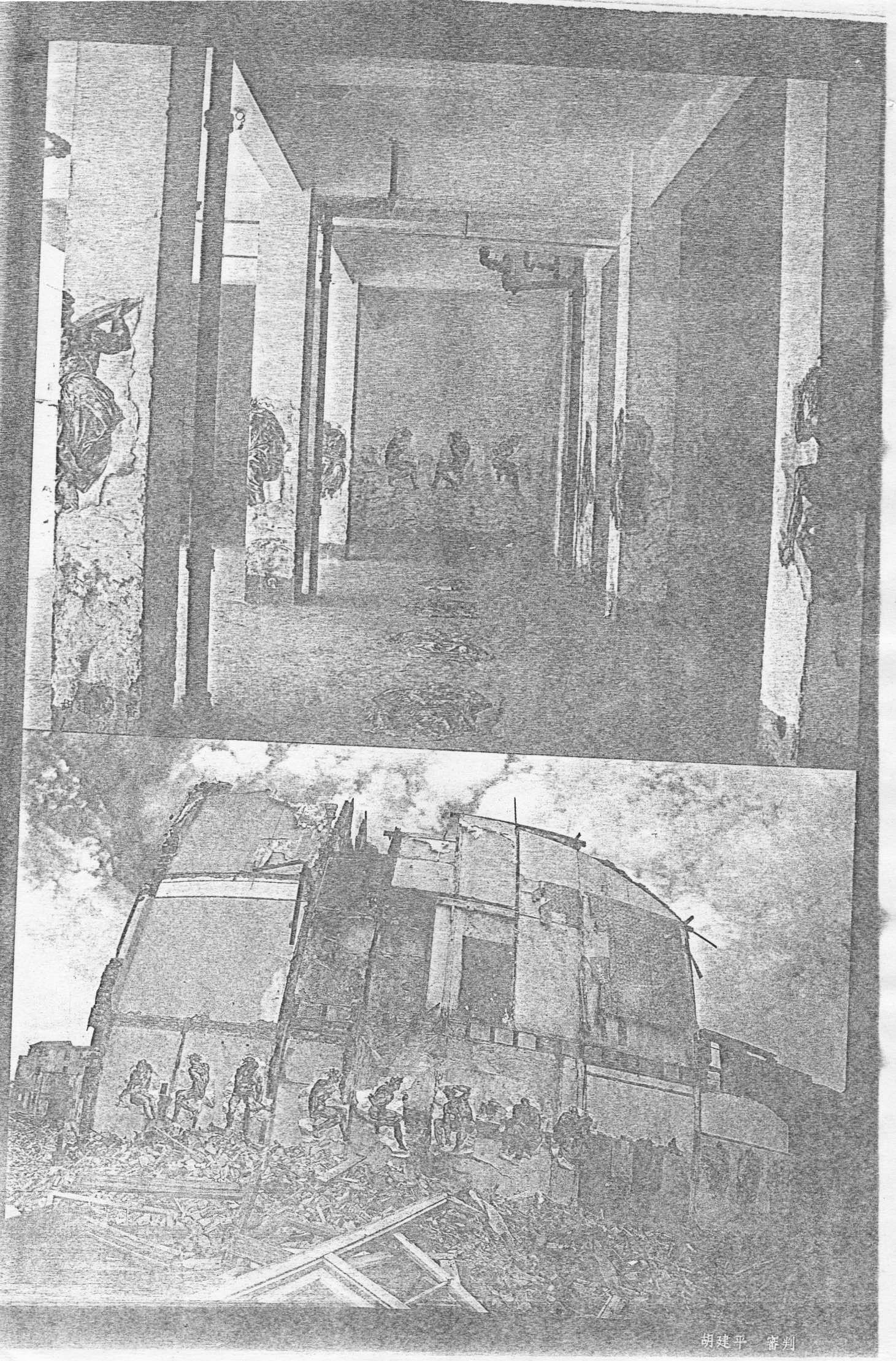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米蘭．昆德拉

〔提示一〕「紅色的人」是對我所關注的歷史上曾有過幾次大動蕩時期，人類盲目熱情行為的抽象概括。通過有若舞蹈的肢體語言來傳達這種激情的瘋狂，這種瘋狂導致了人類歷史上幾次大悲劇，也曾使我常感到困惑不解。在今天我設想是否也同樣蹈入了另一種形態的「困惑」、「瘋狂」中而又不能自拔呢?我們正在從事的藝術活動是否已在恪守某種原則的約定，依附於政治、商業或某種理論等種種「非我的」不自由的東西，而為其獻身，白白地消耗我們的生命，在被利用和欺騙。聽信別人的預言，還是用自己的感覺去發現，當你從這種「困惑」中醒來，你是否還能問心無愧地繼續你的藝術追求，或僅把它視為一種謀生的職業技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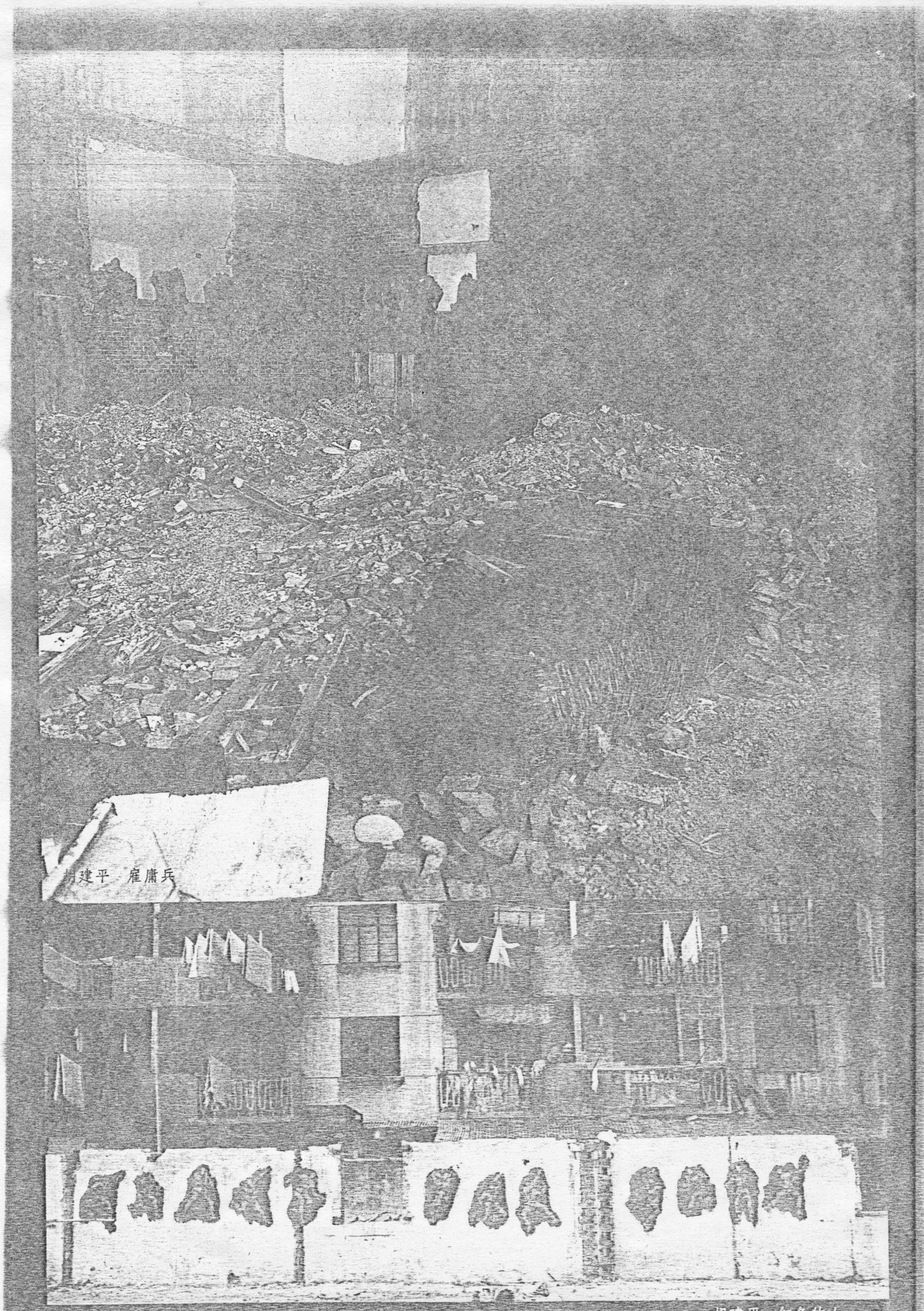
〔提示二〕是否需要一種標準來審判我們的藝術，甚至包括我們的生活價值。這個問題顯得很過時，可能會被人不屑一顧。我認為它絕非僅是哲學理論家或宗教道德家的課題，也並非是一種流行的時尚，而是每一個有知有靈的人所面臨而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，這也是作為他存在的證據。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所有行為，是和從事藝術創作這樣活動的價值同等的。從事藝術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，但它也許是最嚴苛的方式之一。今日的藝術，有過份情慾化，「媚俗」的趨勢，譬如人體，米開朗基羅畫的是一種精神的化身，而非情慾的挑逗，我以為這是一種健康的態度，我們的時代正因為缺乏這樣的藝術而失衡，隱含某種危險。我理解藝術有如拳擊比賽，稍有虛浮和軟弱的表現，就會被重重地擊倒在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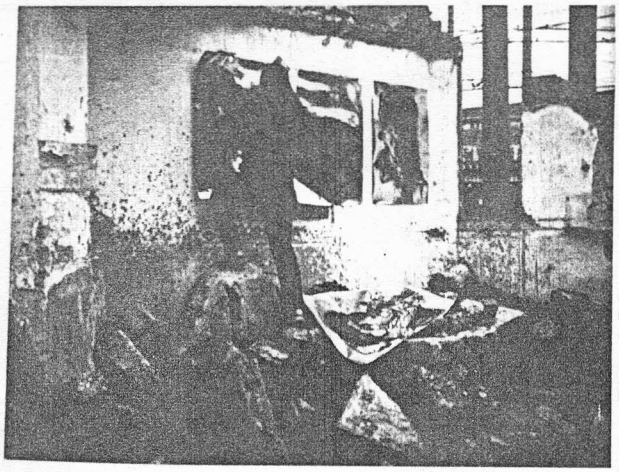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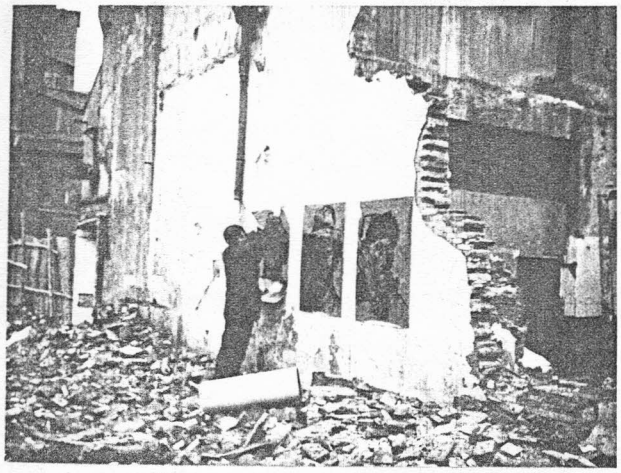
〔提示三〕目前我們的藝術仍較多地滯留在畫室這一現場，藝術家或多或少像個「隱士」，似乎生活在一個和社會大眾相平行的空間 即使名為「波普」的藝術也只是偶而在畫展、畫冊上露面。人們會隨意地走進一家陌生的商店，但不會無故地走進美術館，更絕少來到我們的畫室。繪畫等造型藝術難以像今天的搖滾樂那樣激蕩人心。走出畫室，這是我的第一願望，將這些作品布置在街頭和居民住宅區，和人們不期而遇，這種無法躲避的相遇的主動性是我作品的一種需求。今天我們的街市上觸目皆是各種商業廣告，其目的是為了賺取利潤，但沒有人能為藝術盡一點宣傳的義務，我們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窒息。所以我的觀眾是所有的人，熱愛藝術的或抱有偏見的。我把自己看作是波依斯「社會雕塑」的信徒，今天有人會說這也過時了，未免太理想化、烏托邦了，但試想如果人類沒有想飛的慾望，也就永遠造不出能飛的飛機來。

〔提示四〕繪製這種可流動、搬遷的「紙壁畫」選用廉價的紙，是因為它最符合我目前經濟狀況的「節約」原則，也是我目前心智最真實的寫照。它製作簡便快捷，可以迅速有效地直接「佔領」各個場所，闖入人們的生活，這種對環境不掩飾和不加修飾的侵擾，近乎蠻不講理。它們不是為某一環境特定製作，而是適合於一切環境的(當然也包括居室、展廳那樣的室內空間)。在進行佈置時也沒有事先的設計安排。而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即興組合。它們在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流浪、徘徊，也是對灰色、沒有生氣的背景的改造，使行它有一種生氣勃勃的激情、騷動，或莊嚴的神聖。



胡建平　審判



胡建平　雇傭兵

胡建平　紅色的人